史忠正公集

史忠正公集卷四目錄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
方璐恭校

雜文

詩

四書文

史忠正公集卷四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友慶恭校

雜文

○甲申討李賊布告天下檄

維崇正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謹以忠祉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庥迄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騭者其言曰竊聞遭朝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遺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雎

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應從上作
爵可預知然且鐵骨錚錚與艮嶽之峯而並厲義氣發
發撥雲霓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亙
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陰霾二祖之宏謨號同盤古治
崇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德勲益
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沖齡而掃恭
顯之氛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歎總爲編氓以
冦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冦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
餉是靡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頻頒有再累
吾民之語每當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

眞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鴴逋宥非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曺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世俗大都爾爾賢者一併悠悠壅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尙可爲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邊塵未息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畿

輔羽書不絕於殿庭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望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興端賴同讐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族盛若金張或子虛之以資起或輓輅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豪爲卑雄合無各抒壯猷各圖義旅仗不需於武庫糗無籧於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夫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之所瞻仰惟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即戎必義

且先於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啻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靡從便氣易為豪至壟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卽陽翟之雄豈能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其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植佳緣無忘善誘譬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四十二城遂無男子嗚呼覩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塞本僥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

剝此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始
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旣入其樊莫
不攖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
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
安國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傷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
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五台太原武昌等處皆行
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
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
寃哉欲圖穩着須問前車誠淸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
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

藏身同舟卽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効謀憤何辭於卽死實切執殳之願輒迺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遂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齊雲抽誓言之矢荆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廻指之旗封章尙達於北辰奮筆敢驚於南史所爲過計亦屬癡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捶心泣血之至謹檄

○祭左忠毅公文

維崇正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命整飭安池駐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丞左師藏靈於皖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特卜於十二日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拜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蘇報國孤忠嘗自方於陳竇文章氣節恭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啓乙丑觸忤權璫羣小朋搆而下緹騎之詔法即爲師涕淚之無從矣迨蹤綱封閘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伯氏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内哭師之義亞旅藏臧哭師之仁以

至族閭姻婭哭師之婣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恤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爲師感泣山岳且爲師崩頽風雲且爲師變色而拜旨時駢肩塞巷者咸竪髮裂眦欲得閹宦而甘心焉曾幾何時九五當陽冰山銷毀聖主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册貞珉貴岩阿卽餘英所振猶使魑伏狐摧至今不敢躑躅於冰霜之漸則師之死賢於生遠矣更何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葢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名固寂如也

師不以爲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於卯辰脫穎去雜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腮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且師之於法固不苐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官邸中每遇公餘卽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辯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歡猶憶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以逆餤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蹙蹙曰爾胡爲乎來哉唯恐夏馥之載禍相餉也瀕危若是而尙慮以相知見累師眞師而父母矣濡首深思每懷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

幸奉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臥松楸徒懸繐帳華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謂一睇龍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淚之盈盈也師之嗣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即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埏埴固無所事法即謀片石繪師忤璫之故白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社而祝之於文公朱邑之閭里之好義者當饒爲之又不待法之呶呶也鬱鬱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淸泉拊白石擗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

祭廬州殉難官紳士民文　勒碑六安州學署

維崇正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越祭日癸卯欽命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史可法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與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恒南京光祿寺卿靖符錢君策雲南布政司參政畸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司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鄭君元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巢縣典史韓君思義府屬諸生江君源凋黃君中理耆民劉鉉等之靈曰嗚呼今夏賊

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余聞報
淮上悲憤不欲生已乃搤腕呼天訴之曰余實不德其
官紳士民何罪而乃堪此厄也傷已九月余竣事於輪
挽之役策馬西征目擊荒草迷途烟炊斷絕遺骸匝地
怨氣凝纏嗟哉死者不可紀極而生者殘肢斷腕同於
人彘之形抑更悲矣憶昔余之禦寇安廬也馬首所及
諸生迎於郊百姓迎於路賢士大夫候於庭相與勵師
徒晝籌策修守具備餱糧若同舟之遇風同室之助鬬
家人骨月之誼何其肫然而今已矣奉簡書而治兵者
虛擁纛牙遺耋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

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衙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纍纍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敝屣然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整冠危坐誓死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并豈不慟哉又不然則平日號爲賢紳以海內淸流自負論長持短不難居是邦而非大夫意其臨難不知如何激烈乃束手就縛長跪乞哀叩幾千百首倖全其就木餘生爲節義名卿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衿飢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余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爲

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於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
疎防余爲之辯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趙
君之死無憾矣如太史胡君勲卿錢君大叅程君旗總
趙君等或以爲激變或以爲死遲余爲之辯雪而凜凜
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
源洞等者民劉鉉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卽不能起九
原問其姓名要皆攖白刃而不悔甯玉碎無瓦全以視
他人之偷生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
民之烈烈而死亦何憾乎而余又何慽乎余所慟者吴
天不憖降此荼毒上不能矯箭控弦竭綿力於皖上受

事之日滅此朝食汝之兩淮督運不能共樽俎分符轉戰有獻俘斬馘之功下之不能周歷郡縣嬰城固守爲父老子弟議保聚數者無一遂碌碌取容而波頽瀾倒於半載之內嗟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雖然余之罪大矣重矣而余之心何嘗不共白也嬴衣躍馬念止在民仗鉞臨戎惟力是視諸公士民尙鑒茲哉余用是益自悲矣溝壑者烈士之志焉革者臣子之心異日天子下璽書祀明堂銘鐘鼎生有顯業死有榮名爲諸公者可以揚揚地下矣獨是千百萬億之士民或蹈水火或殞刀兵或轉溝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遠近畢至大小

從今西望固陵東眺姥山南憑冶父之衢北極毛公之域凄風飄發黃雲四垂陰焰冥迷青燐滿目余之慟將何時而已也所願生爲怨苦之人死則化爲厲鬼以助余前驅翦爾仇讐也余有心爾能忖度余有言爾能聽取苟可以聽余之言度余之心亦可以惠然與諸公共歆余之饗矣

邀助左公子啓

原任北直學院左大宗師立朝勁節昭昭人世更脉脉

吾黨四壁如洗二萬懸坐在逆璫原以株連赤族之法

巧寓追贓而郡縣自不敢於風波震撼之中偶露矜恤

將累世所遺積俸所置囊罄合族席捲同宗歷盡敲呼

之苦僅得十分之七士紳戒心於後禍貴戚厭志於前

來路盡途窮只得向朝不保夕之周親爲剜肉補瘡之

義貸隱忍當日屈指今朝自今皇仁浩蕩雖遂贈䘏之

虛名而恩債浮沉仍受喪家之實禍左世兄謝恩北上

萧居京邸進不敢陳乞聖明退無以施顏貧戚不惟八

口待命亦復眾姓暾暾傾家之德雖忘活命之恩忍負麥舟大義豈讓旁觀道義交情正屬我輩所諸位道兄弔先師於既往敬愛如生助賢嗣於窮途樂周不倦願出者自書姓名單到時轉相告語臨啓不勝懇切所望之至

乞閒詠序

魏公六岳詩成於解府事之後者也故題曰乞閒其章亂曰不堪回憶處昨日未閒身予讀之憮然昔范龍圖尊顯用事白髮憂邊因憶與周道士王逸人輩聞笛圭峯之墅至為沾襟曰彼吹笛生何其遠也以范公所歎合魏公所詠其未閒念閒古今同情若此第閒有多門幽人貞士之閒則吹笛生是也至大人元老之閒其道益不可言漢建武以吏事責三公功臣率不任職蟬貂鐘鼎之列一時多閒人矣然史言膠東侯復剛直多大節及以侯就第惟闔門養威重夫威重之臣豈國家可

少哉蓋帝用侯於四方執與用侯於閫門且珍寶者山陵掞以爲重蛟龍者江海掞以爲威威與重政以恒在人耳目之外史寫侯以閫門兩字眞爲妙於下語故元老大人之用莫要於能閒以對治驚坐孟公置驛鄭莊正爾日劇場中一大藥公因今代之膠東耶至其詩感慨時艱睠懷宗國一片天眞浮動毫楮閒之用又不足以盡之若學者但解憶圭峯笛聲尋岳陽樓記便是枉却此詩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理猶煩苦抱痾公餘側枕奈如何民饑由己嗟艱食
兵悍逢人欲弄戈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甯忍復爲苛
白雲交瘁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劑多

憶母 時督兵白洋河

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敘夢中牽衣喜且哭

燕子磯口占 時奉召勦左兵

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沉江底

送管誠齋少宗伯同年歸里

長干秋老落潮初一棹秦淮碧玉蕖獨向新亭揮淚別江南惟有管夷吾

偶成

逸興豪情豈易降試評今古有誰雙近來學得持雖訣鎮日無言獨對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聖人不欲終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蓋聖仁以夫子爲終而非以爲誨術之將弟子而後更誰學之乎嘗聞能受人益易無受天損難是故全乎人不若全乎天然而全乎天曷若全乎已天下事必自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聖人於此以己之學救弟子之窮即以弟子之學救聖人之窮由此道也若

夫子非當世所共尊聖仁而願學之者哉然聖仁之統雖以夫子爲終而學人之修實以夫子爲始使其尊聖仁而孤處焉無論凡庸退避將疑絕學之窮或極學力攀援究致統緒之絕夫子所以觀一身觀天下而急以爲誨爲弟子告也就聖仁之欲竟者借爲誨以續之而至極之理始不即於孤且聖仁之已見者得爲誨以新之而日變之途愈莫窮其致是豈徒謝聖仁之名而退然不勝也哉極神化於一往則願想所至即是他人爭赴之階而化遵途於不知則過續相生亦誰不在變通之內夫子固曰吾與天下後世相質於無窮者此豈敢

一念云爾今試靜而思焉乃知聖人之事雖經屢遷而志力終於無已即聖仁之人不必相接而幾希自可相尋但使此豈敢一念日往月來則羣聖之氣得一人鼓唱而統緒可尊也且百世之心從吾黨遍啓而隱微俱勵也公西華能無爽然於學之不能也哉得其所謂不能者則人也我也聖仁也爲誨也俱往復於無端而聖仁之統其不自夫子而終也久矣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溥其心於天下仁主所以獨勞也夫爲天下得人則已合天下爲一心矣以是而謂仁夫何歉乎且大人以一心開天下之先則必統天下於元德而後開闢之功萬世無偶焉故天以其仁託之君君以其仁託之人亦其元氣之渾淪有不得而破焉者也如堯舜之得人夫亦直畢己憂耳而抑知憂固仁之所生也哉迄於今中天己邀才進己遲而天下咸謂仁后焉亦其爲天下之心有獨至也天下渾備一仁而哲於莫剖自有人以疏之而人物之界始各安於生成之位而不干其和人又各

載一仁而虞其莫滙有得人者以統之而朝野之神始渾聚於絪緼之天而不滲其衆聖主之視其身也原非已有故耳目之官各有所寄而又非爲一已之耳目也直並幽陬之四聰四明合叅其消長之分數而開天之精靈固已公之於萬姓也夫仁莫大於公天下而轉給者其渺已聖主之視其人也原非憑運故心膂之寄確有所鍾而又非爲一已之心膂也直翕含生之痌瘝痒桀逌紿以渾沌之生趣而統天之鈞鑄固已再造於羣蒙也夫仁莫神於造天下而溉潤者其粗已恭萬靈之性命統聚於一二人而後民物繁生不妨各秉其害氣

此造化之妙於仁也心乎天下者已於疇咨之內偕萬靈之性命而噓則施濟之奇不動於聲色也渾乎生機之浩蕩而已矣庶類之天心總會於作人之人而後氣數遷流不妨遞構其險阻此天下之化於仁也存心得人者獨與川岳之靈憑庶類之天心而造則大生之柄不屬之乾坤也覺然元氣之獨闢而已矣是故生人者與天而其仁祇在一世故才運遞乘而貞元之氣已薄得人者與人而其仁直在萬世故乎成難邀而如天之宇常寬則通天下爲一仁而大人之事畢矣

史忠正公集卷末目錄

曾孫山淸敬輯
元孫開純友慶恭校

附錄

拜墓　彭定求

拜墓　王特選

拜墓　郭宗鼎

拜墓　陸朝璣

拜墓　閔華

拜墓　吳岐

拜墓　吳賢

拜墓　李因培

拜墓　袁義壁

拜六安生祠　顧貞觀

史忠正公集卷末

曾孫山清敬輯
元孫開純 友慶恭校

附錄

明史本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正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

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自間道突安慶石碑爲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

陶沖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當是時羣寇聚漳㡾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理盧象昇旣改督宣大代以王家貞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熊文燦代家貞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

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
踰期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
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
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
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
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
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
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旣陷縞衣發喪
會南都議立君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

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
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
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鋮
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
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眞於
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
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旣朝
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
復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愼言曰國
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

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旣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

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自
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鎭淮揚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
陛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即
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鎭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
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
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
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
法啓行即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
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
以愼言舉吳甡譁殿上拔刀逐愼言可法馳疏解孔昭

卒扼牲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祚初祗謁
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
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厦則
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
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
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
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
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
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
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

惶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淸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
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淸皆聽命
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
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
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
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
瓜洲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
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爭殺
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
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

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初可法虞傑跋扈駐得功儀眞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搆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

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兵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槩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

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鎮諜報我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
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既走
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須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
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
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
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大變
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
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
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及燕齊

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卽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尚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爇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

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綠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遘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即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

物力盡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
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
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敘防河將
士功耳漫弗省不諸鎮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
是爲
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
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爲許定國
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
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
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

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旣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詆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

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

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

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佐之可

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
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
遙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
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
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矛處鈴閣或舟
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
屍蒸變不可辨識於是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
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
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
堂弟可程崇正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

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其忠毅類如此

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衝四鎮棊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夬身殲亦可悲矣

畿輔志列傳

史可法字道鄰大興人原籍祥符崇正戊辰進士性孤耿有志畧崇正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聲望峻偉甲申聞國破涕泣三日夜繼而忠奮自命志滅賊報讐擁立福王於金陵拜內閣大學士自請督師駐節揚州會我

朝定鼎於燕京可法上書攝政王悲慟淋漓累數千言圖存社稷乙酉

大兵攻維揚可法竭力禦守城破不屈死

揚州府志列傳

史可法字憲之順天大興人母尹氏有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崇正元年成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等處奏免被災田租募壯士繕甲仗日夜爲戰守計賊避其鋒十四年以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尋拜南京兵部尚書十七年四月聞李自成陷京城大慟頭觸柱血流被體縞衣發喪欲長驅死賊及福王立馬士英擁兵入可法知勢不兩立請督師淮揚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高傑兵駐揚州被淫掠死者無算可法具疏以瓜洲城屯其衆揚州以安可法

遂開府揚州闢禮賢館招四方才智悉任用之屢疏請
餉士英靳不發每疏請討賊復讐聲淚俱下拒於馬阮
獲報而已次年四月左良玉東下王手書召可法入援
卽日發兵渡江抵燕子磯聞良玉已敗乃令速還抵天
長一日夜奔揚州檄調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兵至屯斑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
城中埶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最險要可法
自守之作書寄母妻爲訣以無子命副將史德威爲之
後越二日
大兵薄城下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

敢仰視一緣悄擁出小東門為我兵所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幕客胡如瑾盧渭皆從死名宦志江都縣志同

甘泉縣志列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崇正元年進士歷官巡撫安廬總督漕運晉南京兵部尚書十七年四月聞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縞衣發喪欲長驅死賊未幾福王立南京馬士英擁兵入可法知勢不兩立請督師淮揚加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駐揚州時高傑在揚州縱兵淫掠可法疏請以瓜洲城屯其衆而已則開府城內闢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之士任用之屢疏請餉不發明年四月左良玉東下王手書召可法入援次燕子磯聞良玉已敗乃令速還還抵天長一日夜奔揚

州調兵俗鎮無一至者二十日我
朝大兵已至斑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
出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可法自守舊城西
門作書與母訣立副將史德威爲後越二日城破可法
自刎不死一參將擁出小東門爲我兵所執可法大呼
曰我史閣部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殺之參軍吳
爾壎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
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
江都縣丞王志端幕客胡如瑾盧渭等皆從死

祥符縣志列傳

史可法字憲之祥符人占籍大興崇正戊辰進士累官總漕都御史多惠政而風紀清肅後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江北出駐揚州勢事不支城破死之遺有乞骸骨葬鍾山書讀者莫不流涕

公懇留在朝疏

竊謂撥亂反治必天生聖明之君翊運扶艱尤帝賚忠良之佐故漢光復起司徒功冠於寇馮唐肅再興鄴侯勳先於李郭蓋以不離帷幄故掃除旣藉其權謀身在朝廷即跋扈亦資其彈壓今者乾坤再造日月重光幸遇陛下河淸應瑞鳳舞興祥卜鼎於高皇創造之基承休於列聖丕隆之後識天心之有自知人意之咸歸臣等竊意安危之係在於立政之初聚散之形即此用人之始伏見初臨監國首擢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授東閣大學士仍管部務羣心踴躍萬姓歡呼咸頌陛下知

人善任遠追堯舜則哲之明用人求舊近鑒元老壯猷之績旣畀之以調元贊化之職仍責之以詰戎奮武之能此眞聖人大度神武熙成之事也誠以樞臣史可法冰心鐵骨浩氣清忠仰望係南北之障固其鍊事之所至亦其積威之所成先帝眷注彌加倚畀獨重然不用之於北樞而用之於南樞者固天牖先帝之心留此以佐陛下今日中興之業者也顧南都積弛之後未易蒙安自樞臣整頓以來漸堪驅策經營在一載之間堅瑕係全局之重人材閱之而湊集一經其目便眞僞大小之畢形政事遇之而悉周凡在所司雖寒暑旦昏而不

廉恭以其無欲故能知人以其不倦故能舉政與救時之宰相濟世之忠良也今陛下奠安南服則情形敏鍊之熟無踰可法鼓銳北征則廟堂籌策之能亦無踰可法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所素畏亦無踰可法尚其才望之隆足為控制更以忠誠之篤可格奸邪目今詔令初頒人心甫定衆正畢升羣小亦無不覬望長城方壯鼠狐正畏其潛萌只以可法秉志清剛毫無顧忌故同列皆碩望名臣引用無胥人敗類不獨用兵勦守事宜資其成算抑亦人才進退關頭賴其主持日者忽聞出代督師之命衆心惶惑未識所措雖淮揚係南都門戶

畢竟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朝則出師命將眞可取燕雲而復帝都固本安民矣但保江淮而全半壁維揚雖急宜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糧有着着應手之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成局實戰守有事事紛擾之漸即後起必有善圖而前功不無變廢機會一失局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不能不伏闕哀籲者也且近日民間傳言降賊逃官紛紛南至如陳名夏項煜諸人既以身受僞官靦顏事賊乃復出頭露面儼列朝班甚有陰奉賊指愿効奸細展轉貿緣復職誤國當此風鶴未定之餘又有

此鳥爵來犇之異忽爾重臣出外樞務變更其何能息
此危疑之情也伏乞陛下仍留可法在朝佐理一如前
旨別命才望重臣或現任或起廢毅然肯行者前赴淮
安以圖進勦仍將逃回諸臣察其曾受偽職者戮諸東
市其未受偽職者投諸荒裔葢此番不死諸臣與唐天
寶之事不同彼時天子自去西川太子遠與靈武臣下
無必死之條君父有可寛之例今先帝賓天六宮掃地
乾坤何等時也但聞主辱即當臣死未聞主死尚可臣
生此宜亟正典刑毋滋淆惑以救人心以扶正氣者也
懇祈陛下大察天下之勢俯順士民之情旣重根本贊

化之人兼濟門庭進退之策戮有罪而任有能專大任

而定國是庶幾中興之業可成而漢光唐肅得再見於

今日也某等無任瀝血披誠籲天哀祈之至爲此連名

具本伏闕具奏以聞

功德記　張斯善

明季寇逆猖熾毒流楚豫間當軸以皖城爲故都上游議設兵備制寇使不得南下一時草創百務紛拏而命官之議報可舉朝視爲畏途時史公任比部郎奮然起曰國家養士原爲社稷封疆計今若此非所以報主知也自請往至皖日不暇給築城濬濠措餉募兵月餘得八百人雖訓練未深而戰守有恃皖遂爲江北一重鎭矣丁丑兵燹益烈兵單莫支復議增設撫臣以爲豫楚聲援開府於六廷臣推公爰晉階焉其草創更甚於備皖時公甫下車與開遠湯公代兵備公乃露宿行開凡

所經盡不減古名將方畧以故賊出沒靡常而六無恙
江北諸城無恙因而故都亦無恙公之功大矣終歲一
衣蔬食自足開禮賢館廣咨問爲德若不足念差徭之
害所在皆然而六尤劇公視狡儈蝥民者如讐擊殺歟
靠其時赫然維新兩郡十四屬之民始得帖席而臥簽
點法相沿日久差之中有養馬一條計六應供馬二十
六匹値用兵之日游騎四出所謂大府撥鎭飛來食人
馬差一至坐索無已往往中人之產立盡六民困甚籲
於公公慨然曰條鞭法天下皆然而六仍縣差之陋抑
何爲者於是允所請差歸於官而里民佐其費勒石垂

久至今六人賴焉公麾下卒多秦晉人類皆獷悍不率
內有驍丁蘇姓者以細故射殺老嫗公杖殺之其黨劉
小全馬如龍倡言作亂畧邀百人譟於軍時漏下三刻
亂兵自外入城內數處火起公詢知其故檢章疏文移
有關撫事者付幹掾數人命攜之踰垣避掾乞請同死
公曰無庸也汝輩所付皆係軍國不可以失揮令亟去
內有一小侍亡其姓名曰奴願隨公公義而留之朱衣
坐堂上秉燭仗劒亂者遝至門見公神光照人端嚴可
憚遂斂手而竄昧旦調川兵討平之公素服慰士民曰
無功於六而且害之即移軍郊外以謝百姓士民扳挽

而泣伏地叩畱額有出血者公檢被焚之家每屋一間賑銀五兩少選亂定兵民安堵如初戊寅夏飛蝗自西北來若雲容兩縣公命官民捕之死蝗山積而害未減公每於子夜跪禱爲民請命凡焚香盡三炷而遂曙如是者彌月其掾請曰得毋勞乎公曰余做秀才時合一月計之止得七夜整眠自服官來慣矣此何足言疲但恐罔所濟耳庚辰春大疫道上僵屍枕籍公捐米千餘擔分設粥廠九處活饑民無數六民戴公德建碑祠歲時祝焉無何聞太公訃公哭泣毀容水漿不入口士民環稽請曰太公以天年終公其爲朝廷自愛不得已進

一粥焉問者日衆雖部民賤隸必叩答之及去朝廷聞

其賢而未信也遣中涓數人先於涿州伺之比至啓其

篋得銀盃二金扇十七柄真章三十二軸而已使者報

聞帝爲動容於是有奪情議公拜疏固辭服闋授七省

總漕尋晉南司馬後視師維揚卒以身殉夫大厦非一

木所支大才非其時則蹶心能不媿行足見天以云無

負所生焉可矣善六人言其所見聞如此

六安生祠記

宋之正

今上聖神文武克詰張皇討蕺定遠猶必先肅清近服顧茲關雒氛祲纏延楚豫歲乙亥始肆蹂躪江以北西來則六當其衝東南伺則潛太作之徑廟謨宏遠特開六廬憲府授節鉞以重撻伐之權維丁丑大中丞史公實肇膺簡任焉公濬衛致遠惟神惟幾葢自兵備皖上業稱三軍之司命兆姓之憑依六雖天幸分隸然蕞爾殘區何以覩日月霽雨露爲孑遺延續乎乃公經猷素裕更跋涉周覘稔知六爲襟喉門戶地遂移纛於斯鷹揚虎賁距躍推雄碁布星羅營壘增勝猶日募遼陜之

奇材市撕渭之駿足靡集幕下公時時簡閱而肄習之
方略節制先聲隱然敵國草擬新模度越尋常萬萬矣
軍實益盛敵愾當自無前每一鬪警莫不介馬而馳之
六舒桐黃之交豕延幾及千里賊屢入屢剏而椒山諸
險與鏖戰獲俘公臨陣身先士卒謀勇用命所向無堅
露布曾不自侈彼醜維縶絲是無復長驅廬和壽濠間
往日窺伺之路頓絕此其績著陵京勳施社稷者未易
縷指獨是六蒙過化功德與高厚等銜恩思報有自來
也六恬嬉日久民不知兵狡賊突臨駢首就戮公建六
安嘗用專捍禦更酌濟餉稍長策地方無執戈之苦有

保聚之安賊不致走城下如無人而城中亦倚爲耳目
壯聲援年來婦子免烽鏑者何啻千萬城垣傾圮易扳
易摧遂覘豕蛇士民日夕皇皇公捐俸修葺佐以節省
之資費不下二千金而不煩公帑不括民貲且躬親閱
視即一瓶一石數月寓而心經焉不日之成悉爲堅壘
長城屹若垂保障於無疆烽鏑頻仍絃誦幾輟公首臨
類宮集諸生而與進之重之咨詢接以温文中有稍知
自砥者尤加優異凡屬子衿蒸蒸色動覩宮墻之未飾
復捐助繕營時值凶災心驚雲漢公虔忱步禱甘澍時
濡重以螟螣害稼分方募捕婷獨敷嗷設糜哺之穀價

騰湧立諭疏之酌盈濟虛至誠動物一方民獲免溝中之瘠猶存守望之身秋毫皆公力也軍興孔亟承役者雖富室亦盡張威肆虐民命不堪公嚴爲禁戢使不得橫索而狂逞焉郵次望風斂迹兼允士民臚言勒成一條鞭冊賦役適均更有相沿陋規立石刊除里甲賴以存活積猾交蟠侵漁錢穀以數萬計公寘首惡於理舞文輩始知惕息奸蠹縱横屠毒良善公廉得其實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其諸濟惡以次芟除六惡犯贓久累貧民破產者不勝屈數公特疏請免波及之衆歡若更生彈丸瘠土荐罹兵凶公約已裕民洎無一嗜夙夜寅清

焚香靜對一惟君國是急精敏絕人事無鉅細咸屬親
裁目視耳聽口答手批靡不贍舉而始終略無少倦綢
繆豫定惟儲糧爲急時荐饑見告兵民一時皇然卽以
所儲給軍而令不得與民爲市以杜爭端更念大旅狎
至空匱莫支敲扑徒煩庚癸莫戢仍預檄撫屬諸郡邑
協助恒近萬金貯之六庫驛騷雖劇應之裕如焉公本
原澄徹神明日生撫摩肫篤籌慮彌遠古大臣匪躬之
致先事之防庶幾見之入衛整旅星馳電發所將率彪
虎熊羆平日頗悚於繩束迨入行間見公櫛餐蓐寢有
最下士所不甘者始相與感而泣下願爲効死方鼓厲

待敵而太封公訃聞矣公慟幾絕水漿不御者更四晨
昏勉徇輿情稍進匕粥雖毀頓之餘惓惓惟圖善厥後
耳是時公請得憲使湯公詰戎貞憲一力同心稗於安
攘者甚大遂與今大中丞鄭公並舉自代而新命已有
先符矣蕭規曹隨較若畫一爲國爲民功德更稱不朽
公今銜恤歸垂髮戴白炷香扳號者彌滿川谷迄今孺
子婦人無不見公之眞勇夫悍卒無不懷公之德洵古
今未有者士若民僉謀侑俎豆祝萬年然仰體素心未
敢驟又未能已爰就駐節近地楹宇是營俾歲時瞻覲
宛若公坐堂皇布德意撫綏麾指爲元元拯阽危也想

公容𨗳天顏時當儋在旁立左右用叶爲霖不遐遺此
一隅草野中方以卜平治云祠經始於崇正十二年十
二月十五日落成於十三年三月八日是役也俯順羣
心先謀基定實稟度於憲使湯公而新任朱州守心切
景行經圖締建用襄厥成焉　公名可法字憲之號道
鄰順天府大興縣籍開封府祥符縣人戊辰進士

書殉揚州事

黎士宏

乙酉四月初一日閣部史公在揚州聞大兵訊急督師往泗州防守後六日勅命輔臣史可法藩鎮黃得功等星夜提兵渡江以禦左兵公於初九日抵浦口復奉命黃得功等渡江史可法仍守揚泗公馳至泗而總兵官李遇春等已降公乃同副將史德威率數千騎回揚泣諭士民登陴爲死守計十五日豫親王率兵至城下使降將李遇春說降公令德威痛罵遇春負國背恩王使鄉約捧令旨至濠邊公曰吾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縋健卒二人取令旨鄉約投諸水遇春奔回告王

王乃以書來公復書不屈如故十七日又接王書者五皆不復啓視投之水乃監軍道高岐鳳總兵官李棲鳳又踰城降公知事不可爲十八日呼德威入內持之慟哭誓死報國欲以德威爲後嗣德威伏地泣曰相公爲國殺身義當同死何敢偷生然德威自有宗支況無父母命安得爲人後公泣曰我爲我國亡子爲我家存我以父母大事屬子子可勿辭時總兵劉肇基等同侍公側亦交口泣勸公泣拜德威曰爲我祖宗父母計我不負國子忍負我德威始泣拜受命公遂繕遺表上朝廷又爲書五封一致某王一上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叔

父兄弟一付德威屬以諸入宗嗣寄託後事慮軍中有
失重寫如前付僕李書收存又囑德威云我死當葬於
太祖高皇帝孝陵之側二十日王復以書來公拒之益
堅二十五日兵攻城急公令以礮擊傷者頗衆王親督
勁卒疾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德威訣
別與刃自刎參將許謹泣抱之血濺衣袂而未殊公仍
令德威加刃德威不忍同謹率數十人擁公下城公罵
之至小東門謹中箭死公問前驅爲誰德威言是豫王
公大呼云史可法在此衆驚愕執赴新城門樓上王以
禮待之稱先生曰忠義既成今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

重任公怒曰吾爲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德威持遺書走城中旌忠寺寄藏後回見公與王語詞色益厲王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厲聲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磔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劉遂慨然授命德威被執至督發往許定國處訊嗣公眞贋得實王令釋之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七日德威回揚入城尋公屍時炎熱方熾胾骸裴路腐變不可識爰奉公袍笏招魂葬於揚州城北梅花嶺右立碑封坎而去德威山西平陽人余見揚州殉節紀略謹述

其實以備史氏之采云

池北偶談　　　　王士正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甯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予歸可語史館諸君昔
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閒親見人自呼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首云我此時只辦一死但城中百萬生靈幸毋戮及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
六

左史逸事

方　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奄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

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搆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正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

衣裘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壻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墓祠記

謝啓昆

今

天子御極之三十年余以編脩入史館方續纂綱目欽奉

上諭以明福王之在江甯尚與宋南渡相彷彿

特命存福王年號而於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方嘉予之之

諭其時讀者無不仰見我

皇上褒忠節正名分一秉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嘆史公之

心跡得大白於

興朝爲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史公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柏鬱然祠宇

斬新問之或曰官搆也又云其子孫自爲之余喜公之
果有後也未幾其裔孫開純奉公文集來謁郎史所稱
奉遺命爲後副將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黎士宏書
公殉揚州事云公在圍中命家人李書曰我死當葬高
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舁之至小東門見
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死因
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爲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尋公
屍腐變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與史文相同或者曰
德威奉公遺命葬鍾陵公之精魄其不戀戀於揚州可
知也雖然揚民實感公德當是時四鎮爭長高傑駐揚

州抄掠徧城野憤者至並鄉官鄭元勳誣殺之朝命公
往傑乃聽命公為屯其衆於瓜洲衛允文督與平軍與
黃得功搆賴公遣官馳解之揚民乃安是揚之遺黎皆
公之生之也即無墓猶當世世祀公况衣冠所瘞肝腦
所塗乃在此土耶則崇其祠宇也固宜開純言其曾祖
德威本籍山右葬公袍笏歸山右終焉越數十年純父
某始來揚土人侵公墓地白於官請還故址以前運使
朱公請列於祀典乾隆戊子純請於前運使蔣公鄭公
得帑金建祠三楹今又請於運使邊公上鹽院伊公復
修置門樓三楹甃垣以磚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純父

予前從用公私錢擴置手植松柏梅花今皆成林以余有守土責請余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庇其後公之死也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遭有幸有不幸也余既喜於續纂綱目輯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於是書其事而爲之記乾隆四十年十月

公請酉六安祠碑呈　　程之光

竊惟恩流屏翰棠芾興思澤被方隅桐鄉有祀義並垂於今古心豈間於存亡伏考明代史公諱可法者德望參天恩波瀛海某等一隅之見祗言在六之仁念六安楚豫爲鄰當明季賊兵交困公以軍門而坐鎮不啻父母以斯臨問疾賑饑事事必誠必信彎兵禦寇時時廢寢廢飧正撫摩而忽值父艱緊仰賴而儼同失怙一時深山邃谷莫不搶地呼天下至走卒兒童靡弗哀號擗踊轅門勸食有留身爲我代謀孫孫子子之言佛寺繙經有祝父生天爲報元元本本之句觀茲一節足稔生

平厥後萬姓普銜失以二天永戴標名鐫石痛心豈止
於峴山墮象傳神頂禮更超夫忠定今芳容已傷劫火
而碑字未等蟲文倘或安置匪宜則風雨漂搖點畫或
剝於薄蝕惟是莊嚴得所則鬼神呵護雕鐫罔致圮摧
殘雖河岳日星詎曰假茲不朽而田疇子弟要必藉以
具瞻昨見昇至學前人言將欲他用竊思荒烟斷碣歷
千載而尚欲摩挲豈其含淚貞珉未百年而遽思剝落
恐以欺而致誤用先事以陳言懇閱州志藝文知前哲
之流徽匪偶因詳紀勳本末識人心之佩惠無疆諭將
已勒豐碑永置先師廊廡更爾載申典禮聿新名宦之

堂皇庶幾邁彼淫祠各安聖宫之俎豆不惟前人厚澤
得與虞士師宋知軍一賢一聖而俱長抑亦良守高風
可與陟之山湃之水一時一流而并久矣事關公論伏
顧鈞批

像記　　　　　王槩

公少受知於忠毅左公嘗學畿甸拔冠多士貧甚留館邸中每當公餘衡論時事皆血同裂各以忠義相許也及公由南中擁戴功將攄素志又値馬阮柄國昏詠內訌議頗不合遂出視師江北監軍維揚嬰城固守城破死之亂軍蹂踐求遺骸不得嗣子德威招魂葬衣冠於梅花嶺下立石爲表是亦

聖世教忠所不廢焉近有謂公實未嘗死客會遇之閩粵間者是葢以公孤忠貫日月生氣凜凜恒在兩間故作是語見歸心公一若顏平原旣爲希烈所害奉詔歸葬偃

師北山而紀異編謂平原學道有年葬後有諸羅浮見
其儼然與一道士圍棋樹下且手劄札俾寄家人神仙
實未嘗死非以神仙足重平原正藉平原足爲神仙生
色惟其能死是以能生能生者能捐生而偷生非竟不
死也語雖近怪然本諸忠義何怪之有又董文敏爲忠
毅誌墓載田爾耕見忠毅白晝提獄與楊應城威儀奕
奕俱若天神黃祠部海岸畢命水草庵是日王家渡口
榜人喧傳祠部白衣冠親來問渡忠毅歸骨龍眠荆布
郎其女甥兩家往來甚數祠部後嗣余友也載柩故里
曾賦詩執紼兩公英爽不散皆所熟聞然亦將疑其竟

未嘗死耶公廬皖有祠王家渡卽祠部北渡所野人追
思塑有小像神淸骨勁每過展拜意欲就之摹尺幅上
並摹左忠毅公家像以見衣鉢有傳藏於小齋時出作
禮兹披觀是写尤可想見生平卽瞻眎亦不苟也盥手
標舉將以辨惑

像贊　胡獻徵

嗚呼天宇有時覆兮天柱不可折天柱有時折兮人與
名不可滅明祚移誰支撐江南半壁事已無成事已無
成而猶完其人與名吁嗟乎史先生

像贊　顧貞觀

宋有臣死於元元有臣死於明或修史而爲之傳或建祠而錫之名蓋所不計者一時之抗拒而所極重者百世之忠貞於惟我公曠代英靈值玉步分方改炳大義於日星吁嗟乎昔日者以

世祖之聖而追謚夫莊烈愍皇帝今日者亦應以斯民之直而私謚夫督輔史先生

像贊

姜兆熊

嗚呼先生稟川嶽之正氣吐日星之寒鋩値天崩而地裂拚一死其何商以此盡一日之臣心實以植萬古之綱常彼貪生畏死者或靦顏於瞬息亦終不免於喪亡

獨不見夫纍纍荒城之遍乎曠野與北邙先生雖踵頂無存而孤忠大節蓋歷久而彌芳昔天寶之亂以孤城而保河北有捨生取義之睢陽炎興之際以一旅而思興復有殺身成仁之天祥是皆振古之人傑先生與之後先輝映而有光先生之名垂乎青緗先生之神應歸帝鄉余旣誦遺文而慨嘆者復瞻遺像而彷徨其英靈之凛凛如生者猶彷彿其在上而在旁

像跋

秦松齡

方先生聞京師覆傳檄遠近洒泣登壇其忠憤之氣可謂壯哉及擁立乖其本謀宮府積成猜忌不安於內力

請督師其志已決於殉國矣至於驕兵悍將不受鈐束左支右吾知勇俱困時事已萬不可爲而先生之必死固不待身膏原野時也或以城破不得其尸疑先生酒遁者夫亡國大臣去將安適此不特不知先生之心亦不審乎事勢也故於拜瞻遺像爲別白其說焉

題像　　顧彩

銅駞昔日生荆杞相國孤忠獨堪倚戎馬南窺汴泗交將軍對泣新亭裏四郊多壘誰勤王瑯邪失德仍昏荒紛紛朝宁議翻案天地變色無晶光赤眉騢騢逼畿輔四鎮爭權競懷怒已報王敦據石頭惟聞董卓營郿塢

先生亮節耿不移煌煌赤爲身登陴朝㨻百疏洒血淚
夕誓三軍眠鐵衣丹誠不諒終自矢半捲紅旗鎭淮水
諸葛徒懷保蜀心雲長願效荆州死揚州烟花三月春
簫鼓不鳴飛戰塵北來羽檄似流矢南望義旗無一人
重圍月暈絕飛鳥嚙指城樓草遺表正氣何慚信國公
俠腸竟刎夷門老委巷橫尸不可求衣冠虛葬古邗溝
史臣不盡編遺恨野老猶能識故邸展圖慷慨披公像
風骨崚峥氣遒上九死張巡貌若生鴟夷伍叟濤逾壯
廬陽太守刻遺編忠義重伸六十年請看誤國諸臣骨
蕩爲野草與寒烟

右王槩胡獻徵顧貞觀姜兆熊秦松齡顧彩六人題

辭舊列像卷乾隆四十二年六月

御題勒石奉

旨並摹鐫揚州梅花嶺祠壁

題像　　夏愼樞

黯黯烽烟逼舊都乾坤隻手付公扶邦危肯作降丞相世亂方知烈丈夫宏演肝無胸可納萇雖膽與淚同枯何人錯比姚平仲白馬青城野史誣野史傳公跨白騾去如宋姚平仲故事者誣罔不足信也

胡拜中書墨未停暮啣戎命出郊坰羊亡豈有牢堪補魚爛惟存骨尚腥四鎭已無全土宇兩兒猶障小朝廷千秋遺恨甯南左君側請來錯引經左師舉兵北防弱矣

梅花嶺下葬衣冠誰辨殘骸血碧丹死比文山猶決絕任如諸葛倍艱難書生縱有元戎略相國何須大將壇

總是奸雄巧推轂置人危地自家安
舟次燕城謁墓門宗臣遺挂炯猶存穿齦齒露唇間色
透爪拳藏袖裏痕（公目爍爍有光齒微露更精於拳法）剩有鬚眉留浩氣
傳來冠履紹賢孫小儒愧少如椽筆楚些哀揚莫返魂

題像　劉藻

一木支大廈成仁幾日間浩然留正氣千古配文山

題像及家書　蔣士銓

誰爲保圖繪公久外形骸身不歸柴市神猶墮虀街遺
容亡國棗剩墨野夫懷可惜梅花嶺無人把此埋
守祀無兒託偕亡倚婦賢危軀成獨坐正氣本孤懸徽

佩難同盡精靈許並肩請看家信字血泪尚斑然

代重㜪臺像公堅馬革心孤忠前世立殘局再生任畫

日身猶在傳來感亦深盧堂駐靈爽從此謝銷魂

題像及家書　　　　　　　　袁　枚

每過梅花嶺思公淚不禁高山空仰止到眼忽丹青勝

國衣冠古孤臣鬢髮星宛然文信國獨立小朝廷

已斷長淮臂難揮落日戈風雲方慘淡天子正笙歌四

鎮調停苦三軍涕泪多至今圖畫上如聆舊山河

且喜家書在銀鉤字數行凄涼招命婦宛轉託高堂墨

淡知和血篇終說斷腸札尾云書至此肝腸寸斷當時濡筆際光景

莫愁畫
太師留畫像交付得歐公展卷人如在焚香禮未終江雲千里外心史百年中怕向空堂捲霜天起朔風

題像　　高文照

素練凜風霜鬚眉怒欲張生原同信國死尙識睢陽心事緋袍露江流玉帶量南都成底業不盡上明光
太息瑯邪政君臣溺晏安中朝羣指馬四鎭日爭鑾去功名沮忠孤智力殫師門付衣鉢慷慨竟身完
動地鼓鼙來危城一夕開矢窮猶臂奮舌在已兵摧白氣昏江月貞魂戀嶺梅邗溝城下水嗚咽到今哀

豈有如公者投荒逐竄逋元和垂史筆一洗誣張誣洟
涓宗支託雷霆臣姓呼徵聞皖祠下鐵馬夜猶趨
記拜平原墓遺書重討論烈腸當日斷生氣至今存俎
豆雙忠峙乾坤一死尊平生多感激展對輒聲吞第五句謂
寶祠部

再題像　蔣士銓

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短小精悍目有光廉信
與下均勞苦國史大書如寫眞鬚眉凜然社稷臣生不
逢時死得所雲臺麟閣嗟何人遺言欲葬孝陵側公屍
已潰那可得梅花嶺頭冰雪魂生死南枝不向北袍笏

作身將作兒文璧子孫非我支請看前世旋螺髮換出新霜兩鬢絲公當勦賊謀兵禍半夜朱衣獨危坐神光照人賊駭竄始信相公難得臥彼時狀貌若此圖斷幅流傳半有無偶隨神物金函守終使兒孫鐵筆摹挂向祠堂生氣勃伏臘年年採蘋蘩南都戰壘草連天北嶺梅花香到骨吁嗟乎公不講學不立黨遺大投艱毅然往宗澤難平統制譁張詠空留益州像家書紙紙飛血痕容衣誰揭小東門不如柴市招魂葬齒髮猶埋信國墳

拜墓　　王士正

梅花嶺外夕陽時步屧重來有所思異代衣冠餘蔓草
千秋伏臘只荒祠蕪城落日人烟杳瓜步淸秋戍角悲
蕭瑟西風松柏樹春來猶發向南枝

拜墓　彭定求

極目層城古戰場忠魂飄蕩恨茫茫軍中空道臨裴度
都下無由仗李綱碧血久從衰草沒白雲遙帶古梅香
吾來瞻灑三升淚髣髴靈旗下大荒

拜墓　王特選

板蕩維持見幾人隻身閣部泣邗濱邦教世俗思忠毅
曾許他年社稷臣公貌寢應童子試時左忠毅首識之曰好自愛他年社稷臣也聞者譁焉

後果驗

拜墓　　郭宗鼎

相國荒墳未百年梅花嶺上草芊芊滄桑幻恨啣精衛風雨寃魂哭杜鵑事至危亡心不易運逢否極力難全酬恩亦有三千士慷慨相從軀盡捐公靖難守城文武官紳士及幕客盧渭何臨家人史澍李書等二百餘人皆殉

拜墓　　陸朝璣

霜隕陵園碧草荒遺蹤國步恨偏長未馴跋扈高劉性難滌奸回馬阮腸百鍊遺骸還宇宙一抔香土瘞冠裳
聖朝寬大徵文獻易代忠魂不渺茫

拜墓　　閔華

擁立自僉王東南患益深艱難文相志忠盡武侯心精衛禽何補虞淵日易沉招魂遺墓在史志載殉難後嗣子德威尋屍不得招魂葬衣冠於梅花嶺松柏已成林

拜墓　　吴岐

淮南表葬衣冠墓野史名存歎息多邗水春秋供血食梅花今古吊詩歌黄泉將相羞朋黨白日松楸對薜蘿傳道淒風宾晦夜忠魂還自哭山河

拜墓　　吴賢

勝國經衰亂垣星从下移廟堂憂板蕩士女怨仳離割

喪天方甚童昏主不知羣臣爭聚訟丞相獨興師帷幄抒奇畧舢稜進直詞維揚矜秉鉞睢水已輿尸四鎮紛難解三年淚盡垂南天半壁倚大樹一繩維王謝同心日汪黃交鬪時中朝煬竈急薄海虛堂危插羽書飛速建瓴勢不支陣雖屯虎豹城莫守熊羆碧血終埋草丹心尙向葵一生俱盡瘁九死勿傳疑信史千秋在英名四裔彌荒墳留石碣遺廟枕江湍寬大

興王詔明禋守土儀衣冠眞不媿俎豆儼如斯嶺上疎梅發堦前綠蘚滋譙樓哀角動古寺晚鐘遲字樹鼪鼯竄雕甍鳥雀窺雲霞來劍舄風雨護旌旗懿範深瞻仰流風

感夢思升堂三醉罷毅魄竟何之

拜墓　李因培

盜起滇池國祚移雪讐無復矢加遺白衣濺血初傳檄鐵騎臨江獨誓師四鎮兵戈先自搆一年鈞軸竟誰持元戎抗疏紆籌策太息孱王總不知

氷鑑曾聞賞識真存亡社稷仗經綸可憐半壁當殘局獨抱孤忠感上□奮戟艱難終一戰登陴慷慨更何人臨危自有平生志不必文山是後身

結綺臨春夢已殘徒勞丞相總師干中原大事同崩土南渡諸君肯據鞍書訣北堂餘涕淚魂歸高廟有衣冠

聖朝寬典褒遺烈歲歲牲牢肅上官

王師精銳走雷霆南下諸州勢建瓴暮氣尚存眞宰相偏安

雖望小朝廷城頭劫火飛殘燒嶺上梅花遞暗馨史氏

至今傳信筆遺蹤一一耿丹青

拜墓　袁義壁

滿目烽烟國步更强將力命與天爭三恩未了生前憾

一劔聊從死後評只寄赤心還故主何妨白骨枕荒城

遺書字字孤臣淚熱血猶隨墨淚傾

拜六安生祠　顧貞觀

最古仲甄國宿傳山水佳參差鬱相望㶿若屑城霞明

季搶攘極潢池聚羣譁蔓滋吳楚閒鋌削隨萌芽容賊
肆衝突居民失耕畬向來絃歌地比屋存幾家劫灰冷
昆明淳風邈元嘉肉食議勦撫築舍無乃差史公河嶽
英兹焉建高牙皦和煦哀鴻霆迅擊修蛇慷慨睢陽笛
淒清越石笳臨戎整麾葢玉色無疵瑕至今登陴處折
戟猶沉沙入相旋出將當軒拜黃麻軍聲振北府士氣
雄南衙其如虞淵景橫破偃月遮芟除及衆正似摘黃
臺瓜大廈已傾覆一木空杈枒尙營簪筆驛肯泛支機
槎拊膺呌蒼梧握血凝丹砂志决身亦殲衣冠葬梅花
六人感其義廟祀禮有加足知公心在休歎直道賖歲

久金碧黯荒祠惟暮鴉初疑鼓吹喧草深亂鳴蛙豐碑
盛勲德甯類世俗誇翠蘚蝕銀鉤字畫分欹斜守士今
爲誰青箱嗣琅邪謂州侯王培巷昔刊雙忠集流馨滿金華復
此瞻遺像丹青拭篆蝸卜云楝隆吉薦豈鼎實奢精靈
匪遠隔宛在霜蒹葭我欲寄瓣香紫茸奠春茶試歌迎
神曲風馬乘雲車日皎瀛山巔星爛淠水涯三光一回
照萬古同咨嗟

春秋祭文

朱續晫

維年月日主祭官兩淮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某委祭官某敬備牲牷以修賢祀伏惟

皇清賜謚忠正明督師太傅史公維揚守土勝國名臣半壁保障竭忠貞於守禦孤城殉節盡職事於封疆路載義聲範爲臣鵠

盛世表忠之典禮在不遺

聖朝崇德之禋恩霑無外時當春秋仲用事肅將妥若忠靈聿祈來格尙饗

家祭文一

維

大淸順治丁亥年戊申月甲子日不孝子德威謹以醴牲庶羞之儀敢昭告於

顯考明督師相國道鄰府君之靈曰嗚呼府君授命在乙酉四月二十五日距今丁亥年七月二十五日歷月凡二十有七於禮爲禫禫期有制不孝於此有深愴焉其何忍無辭以告我府君憶乙酉以前不孝以死許府君府君曰毋然汝來前余歷試汝汝克供職一乃心力終已弗替余尙汝嘉汝余與汝異派同源昭穆相當汝

當嗣余余有老母余罪不克事汝當事余母余獲罪宗社分必死死而負國恩泯泯一身何足惜惟天下謂國無人謂負賢敬士無報今爲玆戚奚付身後事於汝汝必嗣余親筆遺書昭於簡冊不孝夔夔祗祗是承是似唯隕越爲府君羞厥後四月二十有五日維我府君授命揚之小東門慷慨激烈不孝侍側肺肝摧裂非不欲死方思治棺旋復被執羈縲十有二日脫身尋骸山積莫辨泣葬府君冠帶袍笏歸事大母以承遺訓恩不可負心不可欺非不能死自玆以還試閱多艱饑寒困窮迫其身焦勞鬱抑苦其心孑孑一身幾與死鄰非不可

死夫情有所欲死力有所能死勢有所可死而卒三年如一日忍死以至於今日追維遺言義不敢决裂以負我府君也雖然不孝闘之人之所可能者人也其所不可知者天也兢兢自持是承是似毋敢隕越爲府君羞此不孝之所可能者若夫冒寒熱委溝壑此事之不可知者也棄府君遺言不克終存沒府君苦心不克終白而爲天下後世謂不孝爲負府君言因謂府君爲不知人輕所付託爲府君羞不孝用是滋懼因玆禪期敢言昭告以矢不孝志以明示天下後世不孝終不敢隕越府君言爲府君羞夫忠則盡命孝當竭力不孝椎之熱

矣嗚呼府君忠義在天如雷如電精英不違其鑒褒諸

家祭文二

維

大清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二月癸卯朔越三十日壬申不孝

孫纂率曾孫山淸元孫開純敢昭告於

顯祖考明督師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師兵部

尙書道鄰公大人之神曰嗚呼吾祖孤忠殉難彪炳丹

靑乃明禋之典遲之百年而後舉者纂不肖不克顯揚

萬一纂之罪大矣粤稽乙酉吾祖將致命之前七日痛

先人之似續慷慨作書而以後事屬纂父及城潰纂父

被執羈縶十有二日星夜奔同求祖遺骸不得葬衣冠

於梅花嶺下時曾祖母高年抱痛越年與祖母相繼卒
家難百端纂父不忍與較傷我祖心自是往來吳晉流
離困苦每至墓側血淚交流懼守祀之無人也庚戌父
自西來倉卒見背時纂尚在襁褓蹴居外家饔飧之給
惟母十指鍼綫是賴己巳纂入贅宮方冀奮飛倏嬰瘵
疾厥後疾小愈館姊夫劉方伯幕中數載言歸為父營
葬未幾母喪妻殁又遭鴟鴞燬我窠巢提攜幼子藉眠
僧榻此纂數十年來蒿目松楸而未能上請祀典者時
一念及未嘗不淚涔涔下也洎乎丙申甫有定居又復
之楚丙午射策旋反敬謁祖墓被巨猾占污纂泣請當

路驅除榛園傳擴嗟平使護守維謹何致慘遭蹊踩行
道酸心纂之罪大矣百身其何贖哉去冬命曾孫山清
請運使詳定春秋牲牢我祖今始得邀明禋之典是我
祖生無慚於社稷沒當奉為神明史冊揚徽昭昭耳目
所致非纂力能顯揚萬一也纂之罪大矣嗚呼天地正
氣貫格幽明上爲日星下爲河嶽方今
聖天子在上表徵闡幽遐邇不遺吾祖將來必邀異數之褒
獎惜纂老且病惟冀曾元敬後承先綿烝嘗於百世我
祖其默佑之玆當春祀之期有司禮畢纂潔治豆實肅
展微忱吾祖有知其降而來格耶尚饗

家祭文三

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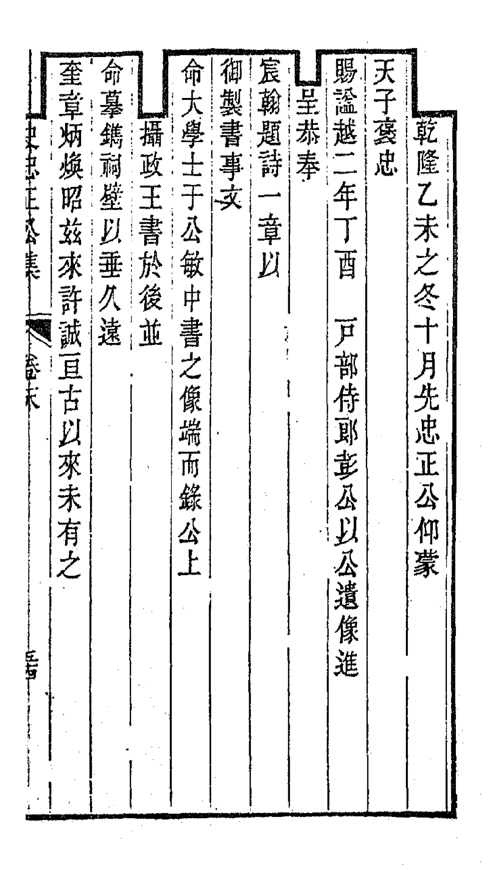
大清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己亥朔越十有四日壬子不肖元孫開紀友慶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饈之儀昭告於

皇清賜諡忠正明督師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顯高祖考大人之神而言曰於穆我祖乾坤正氣臨危授命配道與義自爲諸生受知忠毅是社稷臣許以偉器起家進士筮仕推官恤刑折獄澤沛西安稍遷部秩漸歷臺端直聲稟稟鐵膽銅肝開府於皖移鎮

於六幕外風餐行間露宿訓兵練士駒肥餉足賊焰雖
兇避鋒山谷閭閻疾苦簽點差徭苛政猛虎民生不聊
利興獘革德音孔昭老弱安堵載歌且謠以少司農晉
大司馬督漕濬河志安民社傳檄誓師望重朝野明季
不綱一木大厦高劉跋扈馬阮藏奸避位閣臣督師淮
揚四鎮初分一隅垂亡調劑中外心力俱傷諸軍聽命
傑屯瓜洲眷念揚民兵燹遺黎闢禮賢館登籌邊樓毎
疏靖難血淚交流遷延一載兵糧掣肘鶴鎮北援燕磯
南走降將既竄登陴徒守帶甲枕戈甘心碎首北望上
書遺音瑕琨失養蒹葭同節蘭房歸我骸骨顯傍高阜

一死報國九泉流芳往矣鍾陵悲哉梅嶺袍芴霜埋松
楸月冷湮沒百年明禋上請有司肅將子孫酸耿乾隆
乙未
天子褒忠易名專諡勵節維風越年丁酉遺像入　宮
題詩染翰奬慰優隆　內廷大臣
恩旨予和拜手賡歌孤忠丕播載泐金石載新輪奐遐邇瞻
仰稽首稱賀
翠葦南巡維庚子歲
駐蹕廣陵遣官致祭牲肥酒醲玉帛是瘗純等載拜輝及苗
裔凡茲

曠典
聖人之恩大節不奪大倫克敦惟祖感召遺澤常存率循舊章曰惟後昆茲當仲冬厥日壬子百有八十誕逢弧矢不孝如純維何享祀嶺上孤梅江頭清水我祖陟降於昭在上赫聲濯靈歆格秬鬯相揚城湖開保障佑啟後人庭生交讓敬修祀事執爵告虔樂既三奏嘏詞用宣錫我介福世德聯綿聯綿百世惟以永傳尙饗



乾隆乙未之冬十月先忠正公仰蒙
天子褒忠
賜謚越二年丁酉　戸部侍郎彭公以公遺像進
呈恭奉
宸翰題詩一章以
御製書事文
命大學士于公敏中書之像端而錄公上
攝政王書於後並
命摹鐫祠壁以垂久遠
奎章炳煥昭玆來許誠亘古以來未有之

盛典也庚子甲辰

翠華南幸

特遣大臣于公祠墓奠酒

聖澤頻頒褒榮已極公其可不待文章傳矣伏念公孤忠亮

節載在史志當誓師勤王時凡奏疏筆札皆足以見懍

概致命之志今

天子特予褒揚俾垂奕禩純爲孫子顧敢漠然已乎公之大

節固不待文章傳然亦散佚不可多得謹就先府君所

付遺稿分編列爲四卷敬繕

宸章冠諸卷首而以史志記贊題辭附焉編次既定付之剞

劉益幸遭逢

聖主爲千載一時云甲辰孟夏元孫開純敬識

史忠正公集後序

戊申八月杪光旭遊邗上假館於廣儲門外之梅花書院九月朔齋沐肅衣冠謁明閣部史忠正公新祠並展公墓公之裔孫開純友慶趨而謝焉明日復踵門來謁出公全集屬光旭爲序光旭不文而讀公之文則有不能已於言者夫明季之變闖賊蹂躪畿輔思陵死社稷及羣臣迎立福王忘君父之讐湛優戲之樂公以一身孑立於國破君王萬事瓦裂之秋比之文信國則內無秀夫枋得之維持外無世傑廷芝之禦侮是不幸中之尤不幸也讀公奏疏如請出師討賊請進取論人才請行

徽辟保舉諸篇不啻武侯之表宣公之奏議也然而一抔不可以障橫流一木不能以支大廈國命中絕人材衰息老臣經國之苦心抑塞而不獲少伸孰有痛於此者哉越百三十餘年乙未仲冬恭逢我

聖天子下褒錫之詔舉易名之典

賜諡忠正表揚其大節而推闡其學術心事

天章疊被雲漢昭回有司承

詔旨修墓葺祠刻公遺像歲以春秋祭祀恭勒

御製書事及公復睿親王書於壁以示久遠公全集開雕手

編凡四卷卷首恭錄

宸翰暨在　廷諸臣應
制之作卷末則以諸名人題詠附焉光旭伏而讀之竊歎感
人之深莫如文章公少時受知於左忠毅公左視學時
拔公文置第一且以爲異日能支拄天下者左之知公
固神抑亦公之文早有慷慨磊落之氣剛大正直之性
流露而不可掩者乎今殘煤斷簡凜凜猶有生氣覽公
集者百世而下殆將如見其人矣
乾隆五十三年秋九月既望梁溪後學顧光旭敬書